

少有的晴天
让人不免想起,也是在十月
你们有一次交谈
关于银杏树的籍贯
和它将要成熟的果实
那时,雀鸟的鸣叫
偶尔穿过你年轻的耳朵
现在呢,另一座城市
天气总是在秋日变得灿烂而冷清
佳灵路上的冷锅鱼
沸腾后端到餐桌
对应着,是你坐在路旁
借酒,一遍又一遍温习古人的词
你从理解自然的规律
风有风的地方
云有云的闲愁
月亮会升上山丘
这时,桂树送来香气
对酒当歌
是否还有人应允?

消失的霜花

秋日,清晨
玻璃窗上透亮的霜花

它们是谁
在孩子们熟睡时画下的

又是谁
调出这样晶莹的颜料

经过窗前的蟋蟀、蜻蜓
停下脚步来欣赏它们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太阳升到树顶

那些漂亮的小花朵
缓慢消失

在跳动的阳光里
还有谁记得它们

秋日,清晨
玻璃窗上透亮的霜花



蓝格子, 1991年生, 写诗, 现居成都。作品见于《星星》《诗刊》《扬子江》《中国作家》《十月》等。

飞行

白琳



白琳, 1983年生于新疆, 写中短篇小说, 作品见《收获》《当代》等刊。

拽一样,把我一次次拔出来,塞进去。

我时常认为她对生活充满不必要的兴趣。一次圣诞节前,她用扮演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女儿玛格丽特特穿的300欧元买了彩票,只中了零星几块。她所扮演的公主没有天真神态,而散发出成熟的气息,脸上还多了一股俗气。她没有一副俏皮可爱的脸庞,却因身份的关系而必须显得端庄、有礼仪。她披着一头金色假发,身着蓝色系礼服,头戴绿色的发结,是委拉斯贵支画中的复刻。为了买到相似的皮手套、纺织品、长裙褶边和饰带,她让我陪着转了好几家古着店。她已不是小公主,没有吹弹可破的肌肤,眼下和颧骨有成片的黄褐斑,笑起来还有明显的眼纹。可是她不露怯,操持着蹩脚的西班牙语,在马路边推销一家电信公司的产品。她公主裙的背后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路人老远就能扫到她。这份工作月薪20欧元,她干了3天,又排了一个小时的长队去买圣诞大乐透。

我不像你,还有大把青春大把时间。我现在就是要肆意妄为一些。她说。

2018年10月,马德里也忽然阴雨了一阵子。她收拾行李,清空家当,坐在餐桌旁和我分喝一杯酒。她要回国去了。肆意妄为的日子过到头,有很多需要负责的人事层叠,是真实生活的重量,她短暂放下后又扛起。她飞的那天下了暴雨,下午收到她从机场发来的消息:航班改了又改,如果今天飞不了,我就不走了。

后来就查无音信。我想她一定在飞行。这些年我总会想起她,偶尔去网上找她从前拍的电动车广告,她在主角背后假装置一辆电动车,扎了过紧的马尾,脸上挂着尴尬的笑容。有点土气,和她后来相似又不相似。她年轻时逐梦,被骗了好多次,中间回归了正常人,喘口气后接着来,但不那么执着,有着对命运的包容和忍耐。

我醒得太久了,感觉到了逐渐加深的冷。雨停了一阵子。昨晚老板接我的时候天上挂着雨线,睡意迷蒙之中也听到了淅淅的雨声,后来万籁俱寂,寒意却升腾起来。身上盖着被用到僵硬的被子,隐隐总会感到湿冷,后来这些不舒服的碎片终于将我彻底从混沌之中驱逐出来。后半夜如此漫长,天始终不肯亮。没喝两口的茶很快冷掉,我起身打开行李箱,想要找件外套出来。马德里还在夏天的尾巴,而此时我穿着件圈绒卫衣却还是手脚冰凉。

箱子坏了,扣上盖子的时候有一角怎么也合不起来。用力压了压,扣是扣上了,却总觉得哪里古怪,有些歪斜。拎起来的时候果然出了状况,扣住的开关炸开,一些零碎滚落出来。我只能再次将它平放在地上,又把散落的物件一一安置在床铺上。带回来的东西是这几年所剩的最后物件,现在全部蜷缩在这只用了旧的铝合金行李箱里。我想扣不上大约是因为箱子没真正合上,可以在空箱完全合上之后试试。但是等我调整好四角,把箱子完全合拢,摁下两边的锁扣,箱子还是不能正常扣住。如此尝试好几次,最后只能承认,恐怕这只箱子的锁扣是坏掉了,但仍然并不甘心。这样折腾一番,汗意冒了出来,在床尾坐下,看到椅背上搭着的那件外套,埋怨自己多此一举。何必折腾,更多时候,忍耐片刻,老实待着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又过去5分钟,并不比5年短暂或者漫长。我从床上起身,弯腰深呼吸一口气,再次耐心地合上盖子。卡扣清晰地咔哒一声,箱子合上了。我记得那时她给我这箱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声。她把箱子拎起来,放在过道拐角,我的房门边;这个用不到了,给你……你不要再浪费了,这么好的时间,都关在房间里不干活。好好学习。

现在我终于读完了大学,前后花了漫长的9年。我结束了第一段飞行,即将迎来第二段。这里有些偏僻,留宿也不在预料之中。原本应该午夜飞第二段,临时更换到了早晨8点,不想在候机室等待12个小时,就这样找到了一家还算便宜的小旅馆。

忽然就流下眼泪,它们源源不断地流出眼眶,经山历海,在我的面庞上肆意奔波,不止不歇。不知哭了多久之后,我走去卫生间把手指上的灰尘洗掉,把脸清洗干净。

正是这类小事会让人流泪。至于那些天大的事,反而可以勇敢。

主题词写作——

秋日奏鸣曲



被平分的梦境

谭镜汝



谭镜汝, 2000年生于桂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曾获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有小说见于《钟山》《青年作家》等。

1 这天晚上,温乔没睡,半夜起身,抬手摸着被沿,竟发现是湿的。他走进卫生间,脑袋昏沉,然后坐在地上。灯没开,通风口是一小窗,有蓝色灯光若隐若现。温乔仰头去看,小窗好似耳道,幽黑曲折,通向明天的夜空。

文恬还躺在床上,鼾声如蚊。温乔没叫醒她,坐在渐渐暖和的地上,回忆起刚才的梦境。那鼾声不时地打断他,穿过卫生间,飘入通风口的小窗。他眼睁睁看着那蓝色的火舌吞噬文恬的鼾声,整个房间如同一个太空发射站,文恬像是在用梦里的声音,向秋分这天的地球发出最后一封简讯。

温乔继续回忆那个梦境。他看到有一漆黑大院,从里面出来一女人,面色似砖,脸极模糊,孤零零站在门框边。女人穿一身墨绿色长衫,仰望着玄黄难辨的天顶。她身边两棵矮树,黑夜里看不见叶,只能听到簌簌的声音。女人就站在那里,月光并不追着她,只照见她后面的一条黄猫,懒洋洋趴着。它听见温乔的脚步声,一晃眼窜到树下,然后又钻进女人的长衫底下,只露出一条尾巴,摇晃着扫地。女人张嘴,但吐不出话,只是一种声音,喊的话像是“儿子”,也像是“女儿”。黄猫讪讪出来,绕院追着月光,直追到屋内一阶梯角蹲下,静静等女人过去。女人过去了,怀中抱着火盆。猫扭过脸去,它上一阶,女人上一阶。这一刻,他似乎想起女人为何出现在院门了。

文恬醒来,说:“你没睡?”她躺在床上,湿掉的被子仿佛在蒸腾。温乔脑中有水在流,是房檐的幻影。

文恬又说:“该睡了,明天还得早起去车站呢。”温乔起身回到被子里,眼睛一直盯着通风口的那团蓝色火焰。文恬问他在想什么,温乔说:“在想明天去车站的事情。”

“唉,这事你想一天了,不用太难过。老人嘛,早晚的事。”文恬叹气。

温乔“嗯”了一声,身体紧贴着文恬,一呼一吸都轻轻喷吐在她脸上。文恬眨着困倦的眼,如窗外的蓝色火焰一样明灭晃动。

2 事情还得从中午说起。

文恬中午时在银行接到一电话,问她认不认识温乔。她说认识,“我爱人”,再问有什么事,怎么不直接找他。

电话那边说:“能找早就找了。电话打了一早晨,怎么都联系不上,这才在他妈手机里找到你。”

“他妈?妈怎么了?”

“她不行啦。”那边说,有点哀婉,“三流子说了,明天去城里找乔哥,要拿钱。这几日吃喝都在他这呢,他得要个说法。”

三流子是温乔的大表弟,姨妈的儿子,染一撮黄毛,成天不务正业。起初文恬并不相信,便问电话那头是谁。那人气喘哄说:“我是你欧阳姨父啊。”说完便挂了电话。原来是三流子他爸,文恬立马慌了,领班请了假,出银行门拦一辆出租车,直奔温乔单位去了。

温乔上午在文化宫,埋头处理一档文艺晚会的节目审批。这事复杂,节目里都是下面报上来的,水平高低,早已见分晓;但这晚会事关重大,关注颇多,想掺和进来的自不在少数,孰轻孰重,淘汰与得罪哪位,温乔很难把握。他干了一上午,抽了一包烟,几坨厚厚的烟蒂堆着,拿茶水一浇,滋滋作响,像是水牛低鸣。

中午,同办公室的小林回来送餐。“乔哥,你这烟瘾够大的啊,一上午抽多少了?我还以为起火了呢。”他放下餐盒,看了看尴尬笑着的温乔,转身要走。行至门边,一拍脑袋又转过身来说:“对了乔哥,刚刚门卫跟我说有个电话打到那里,找你的。”温乔抬起头:“找我?干吗不打电话给我?”他摸摸口袋,才发现手机不在身边。

“不知道。老孔说,听着感觉挺急的,让你赶紧去一趟。”小林说完就走了。

温乔撸了笔,跑到门卫。老孔正对着收音机听剧,头两句唱王三打鸟,声音悠扬,见温乔跑

来,赶紧从窗口探出头去说:“你可来了,有急事!”温乔上气不接下气,整整衣服,问什么急事。老孔叽叽喳喳,一句都没听清,于是关了收音机,把电话摆到窗边:“你自己打过去。”温乔给他递了根烟,老孔吸上,懒洋洋趴着看温乔拨电话。

温乔拨过去,只一声,那边响起来:“喂!”那边喊着,是一个男人:“温乔吗?是温乔吗?”

“是,你哪位?”

“文恬呢?”

温乔一看号码,才想起是岳父的号码,赶忙说:“是你啊,爸。文恬没和我在一起啊,在银行呢吧,怎么了?”

丈人叹了口气,接着对温乔一顿吗哟,估计是没联系上文恬,哭丧声还夹杂怒气,直说了三四分钟,末了撂下句话:“你们明天赶紧回来!她妈不行啦。”接着是沉默。温乔喘着粗气,一时无语,刚想安慰,那边便挂了电话。

老孔丢了烟头,拍拍他肩膀:“哎,老人的事嘛。”温乔把座机还回去,在裤袋里掏着烟,但只摸到空荡荡的纸盒。“我这有,我这有。”老孔给他丢来一根卷烟,温乔看着他浑浊的眼睛,把烟点上。卷烟很呛,熏眼,温乔拿手背抹了抹眼泪,老孔对他竖了个大拇指:“孝顺。”

温乔想回家找手机,转念一想,何不直接去银行找文恬。他蹲在路边拦车,卷烟抽一口吐一口,勉强抽完,嘴里如有火在燃。几分钟后,一辆橙色涂装桑塔纳拐进文化宫的巷子,温乔起身挥舞手臂拦车。那车在路边停下,温乔往后退了一步,车前排副驾的窗摇下来,一个不年轻的男人对他笑笑:“小伙子,去哪?”

温乔刚想上车,文恬却后脚从后排开了门下来。两人相看一眼,第一时间竟毫无反应,只是互相如陌路人般微笑。几秒后,女司机已按下“空车”牌,温乔才如触电般反应过来,急忙跳下车,看着同样不知所措的文恬。

“还坐不坐车啊?”女司机问。

温乔把文恬拉到文化站门口。“我刚想去找你来着。”他说,声音却因抽了那卷烟而嘶哑至极,如同乌鸦啼叫。

女司机伸伸手来奋力关上车门:“神经病。”骂完便留下一串尾气,消失在巷子东边的尽头。

文恬也缓了过来,盯着丈夫说:“你都知道啦?”温乔点头,双手拍了拍文恬的肩膀,“你别太伤心了。”

文恬有些莫名其妙,但依然吐出来一句话:“你也是。”

3 事情到这里,二人依然没发现有什么不对。这一天风和日丽,天气预报说今晚晴转小雨,各家各户都急忙往家中赶路,忙不可待地收衣搬物。傍晚果有雨点噼里啪啦落下,砸在橙黄色的大地上,天空一片焦黄色,像被文火煎过。除开河那边发生了一起卡车碰撞事故,整座城都在雨点的呼喊中进入了恬静。

文恬和温乔下午都请了假,在沙发上耗去几个小时互相说话。他们发现,结婚几年,二人竟没有哪一天像这个下午般畅所欲言,甚至谈论到了一些大学时阅读过的作品,在那些斯拉夫人、拉美人和新一代乡土作家的小说里,二人似乎到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境界。直到傍晚将至,他们移步阳台,看着暗下去的街景,一个人从雨里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南方雨后忧郁的神情。

不知是谁,总是二人中的一位,突然说:“今天好像是秋分?”

另一个掏出手机,翻看着日历:“确实是。”一个又说:“今天的晚上跟白天一样长。”另一个想了想,说:“看开点,总能熬过去的。”温乔突然觉得事有蹊跷,在雨声中有着说不出的意味。但他已疲倦,歪头倒在文恬的肩上。文恬说:“怎么了?”温乔奇怪,明明没人说“有什么不对”。可能只是因为今天秋分,地球将在被平分的梦境里熬过持续性的气候变暖,仅此而已。

于是文恬弯下眼看了看温乔,一直看到很晚很晚。